

## 第四十九章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滕子京又帶了封信過來，信中司南伯範建顯得有些憂心忡忡，似乎朝廷裏發生了一些讓他有些擔心的事情，但是從字麵上判斷，這件事情和長公主那邊並沒有任何關聯。範閑皺眉心想會是什麼事？等拆開王啟年那邊的信。兩張紙上的內容互相對照，事情便明顯了起來。

“經商辦政務，如今是院務，這套流程要走多久呢？”範閑看著窗外的黑雪天，苦笑著搖了搖頭。

他知道出使北齊的任務，終究會落到自己這個接待副使的頭上。一方麵是自己那次殿上酒後撒潑，鋒芒太過，自己就算躲到蒼山來也不足以平息湖麵。

二來那個一直沒有見過麵的陳萍萍，母親當年的親密戰友。很明顯想讓自己接監察院的班，這也從費介老師那裏得到了證明。而如果想要接監察院的班。這個難度甚至比當宰相都要大一些。不能因為自己的家世，自己的些許才名，便可以震懾住院中數千名陰暗無比的密探。

監察院不是一般的六部衙門，沒有能力的人，終於隻能混得一時，不能控制一世，而監察院身為皇帝陛下最倚重的特務機構。最需要的便是穩定。所以陳萍萍將這個任務交給了自己，如果能夠成功地將言冰雲救回來，那麼自己一舉可以獲得言若誨的好感。而那位言公子回京之後。一定會馬上上位，加上費介與陳萍萍的暗中安排。自己就可以獲得至少一半頭目的支持。

問題在於父親範建似乎隻想讓自己平平安安地接受內庫，當一個富家翁算了。

兩者之間究竟如何取舍。範閑知道自己並沒有太多的發言權，就看那位皇帝陛下究竟是怎麼想的了。想到那位陛下，範閑的眉宇皺得愈發厲害，如果自己真的逐漸接手監察院，似乎隻能證明自己的某個恐怖猜想。

出使北齊，是一次鍍金的機會，但範閑清楚，如果自己隻是黃銅，再怎麼鍍，也不可能變成黃金。雖然此時的他，依然不知道監察院的計劃中最險的那部分，但他也能猜到，此次北行，一定會很不尋常。

窗外風雪交加，長長的行廊那頭，隱隱有歡笑聲透了出來，也有火紅的光亮透出來。在這雪夜中，讓人無比溫暖。

範閑將兩封信放到手掌間，麵不改色地揉成粉末，開窗扔到了雪地之上，粉末與粉雪一混，再也找不出來了，而外麵的夜風也吹了進來，撲麵生寒。

屋內明燭一暗後更亮了些。

“快把窗戶關上，凍死了。”早早上床的婉兒從被窩裏可憐兮兮地伸出半張臉，嘴和鼻子都躲在被麵下，一雙會說話的雙眼望著範閑：“快睡吧，任她們瘋去，哥哥挺乖的，你不要擔心。”

範閑微笑著走到床邊坐下，很自然地將手伸被窩裏，輕輕撫著妻子豐腴的胸部，嘴裏卻說著旁的事：“大寶自然乖，不過你又不得不知道我們那個好弟弟，不管著，說不定明天又要帶大寶去山上捉熊去。”

大婚已久，林婉兒卻仍然沒有適應自家相公隨時隨地伸過來的那手，臉上紅通通的，眼睛裏似乎要淌出水來一般，反手捉住自己胸脯上那雙賊手，說道：“又不老實了。”

“娘子喚我來睡，我哪敢老實？”範閑啾啾一笑，反手一掌，明燭頓時熄滅，隻留下一處靜室，一對夫婦。一陣悉悉索索解衣的聲音之後，範閑脫得隻剩下了件單衣，穿進了被窩裏，林婉兒被他身上的冰涼一沁，忍不住抖了一下，說道：“每天晚上都這麼晚上床，也不知道坐桌子前幹什麼？”

“這算是閨怨嗎？”範閑調笑著這個小妻子，婉兒今年還未滿十六，放在自己前世，還是一個被父母寶貝在手心裏的小姑娘，而今卻成了自己的妻子，夜夜求歡不停，也不知道她禁受不禁受的住，一邊想著，一邊手掌卻不由自主地在婉兒柔軟的胸上揉弄了起來，隔著那件滑綢單衣，這種豐膩滑美的觸感，更是讓他感覺暢美無比。

林婉兒輕聲嗯了一聲，整個人倚在了他的懷裏。

範閑低頭嚙住她那瓣肉肉的嘴唇，兩個人的身體緩緩磨擦著，室內的溫度似乎都升高了起來，兩個的身體都有些微微發燙。

...

雲散雨停霧氣清，花開花合終有時。

窗外風雪依然。衾被之中溫暖如春。困澀無力的婉兒羞羞地低頭鑽在範閑懷裏，範閑心疼地看著自己的妻子，忍不住用手指輕輕摸了摸婉兒的唇，不知怎地就想到當初慶廟裏那隻雞腿來。

“你...你的手不乾淨。”婉兒又羞又氣地把頭轉開。

範閑溫柔笑道：“哪裏又不乾淨了？我們好婉兒身上每一處都是乾淨的。”

林婉兒生怕夫君還說出些更羞人的話來，趕緊轉了話題：“到底去不去北齊呢？”

範閑將她摟得更緊了一些，反問道：“你願意跟我過一輩子嗎？”

“嗯？”黑暗之中看不到婉兒的神情，但想來一定是很緊張夫君為何問出這樣一句話來，在這個世界上出嫁從夫，哪看半途而折返的道理。又氣又急道：“相公為何這樣問。”

範閑這才知道問了句不合適的話，苦笑解釋道：“隻是隨口一問。”其實他畢竟還有著前世的某些習性。雖然與婉兒拜了天地，喝了同杯，但總想從這可愛煞的女孩子嘴中聽到某些東西。

“隨口一問？”林婉兒半信半疑，柔弱說道：“相公是在想思思姑娘的事情吧。”

這一說範閑才想起一直被自己刻意留在京都範宅的思思，藤子京說過，她在京裏過的不錯，但奶奶瞎鬧的這麼一通。自己總要解決才是。

他安慰婉兒說道：“哪有心思想這些，隻是咱們二人是要在一處打混一輩子的買賣，當然要謀劃個長久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母親一向看我不順眼。”

這話說得新鮮有趣，而且一處打混一輩子幾個字落入婉兒耳中，讓她心頭一片溫潤，十分滿足。幽幽應道：“出嫁從夫，我還有什麼法子。”

“那就結了。”黑暗之中，範閑微微笑著，唇角的線條顯得十分溫柔，輕聲說道：“京裏的貴人在打一桌很大的麻將，不知道相公我能不能胡牌。”

婉兒微笑應道：“打黑拳這種事情，我不如你，打牌這種事情，你不如我。”這是範閑在殿前將莊墨韓激到吐血的句子，早已傳遍了京都。

...

窗外風雪急，無法入睡的範若若撐著一隻傘，望著黑夜裏的遠方，小心地與石坪邊緣保持著距離。臉上帶著若有若無的笑容，她的心裏有些空虛，自己最敬慕的兄長已經大婚了，自己的未來在哪裏？哥哥說過自己應該像思轍一樣，找到某種值得為之付出一生的東西，或許是感情，或許是詩畫，可是自己卻真的不清楚，到底自己應該追求什麼。

雪花簌簌落在傘上，敲打在她的心上。

蒙著那塊亙古不變黑布的五竹梢聲來到她的身後，沒有一絲情緒的聲音在範若若的耳朵裏響了起來：“你能保守秘密嗎？”

第二日清晨，範閑練功回來，有些意外地發現大寶正圍著一件狐皮大氅，一臉滿足地望著莊園下方的山崖。範閑擔心他一不小心失足摔下青坪，趕緊走了過去，輕聲問道：“大寶，在看什麼呢？”

大寶傻傻地咧嘴一笑，指給他看：“小閑閑，那裏有大白鳥。”

遠處的山中，隱隱有白霧升起，正有幾隻黑頸黑尾的白鶴正在那裏彎頸覓食，忽而仰頭而歌，清脆至極卻又連綿不停，在叫聲中白鶴張翅而舞，十分美麗。

範閑微微一怔，心想這寒冬天氣，怎麼還能看見鶴留在蒼山上，難道那裏會有溫泉？鶴性自由，不喜拘束，所以

遠方的鶴舞看上去十分灑脫隨意，範閑由不得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精神為之一振。

“大寶啊，你喜歡那些鳥嗎？”

“不喜歡。”

範閑略覺詫異，微笑問道：“為什麼呢？難道它們舞得不好看？”

大寶抿抿厚厚的嘴唇說道：“老跳太累，大寶看著發慌。”

範閑哈哈一笑，拍了拍大舅子厚實的肩膀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入京都之後倒是和大寶的三次談話讓他感覺最為放鬆，也許是因為對方真的像個小孩子的緣故，所以自己不需要擔心什麼吧？

鶴舞雖美，確實太累。

“大寶，這幾天玩的怎麼樣？”

大寶開闊的眉宇間顯現出一絲惘然，似乎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，但他仍然很努力地想回答清楚，吱吱唔唔說道：“挺...挺...好，打麻將...小胖子發脾氣，挺...好玩。”

範閑啣嘴一笑，看著石坪下方的厚厚雪林，遠處的霧氣，霧氣中的白鶴，良久無語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